

# 冬天里的昆虫

□张海华 文/摄

近日，受寒潮影响，宁波非常寒冷。但正所谓物极必反，在这数九寒冬之时，大地其实早已“一阳复始”，万物悄悄萌动。且不说荠菜、碎米荠、繁缕、阿拉伯婆婆纳等常见小草现正陆续开花，也不说乌鸫、鹊鸲等身边雀鸟已开始发出动听的鸣叫；单说昆虫，它们在冬天里原本确实是很少见的，但只要太阳给个“好脸色”，我们还是有机会在山里见到多种蝴蝶，甚至能在冰雪天里遇见访花的熊蜂。

1

冬日暖阳下，蝴蝶翩翩飞

本次强冷空气来临之前，宁波回暖明显，最高气温一度突破20℃。一天，我和朋友李超到北仑拍鸟，正在山路上行走时，忽见一枚微小的灰褐色“落叶”从地面飘到了空中，扑闪了几下，又重新落到地面，不见了踪影。不过，眼尖的李超已经确认，这是一只玛灰蝶——本地少数能以成虫越冬的蝴蝶之一。

以前，我倒是曾多次拍过这种灰蝶。其翅膀反面以褐色为主，正面则有蓝紫色斑纹；后翅形状比较特别，不是通常的那种圆弧形，而是有凹陷，尾突也明显大于寻常的灰蝶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在1月份在本地见到蝴蝶。查了一下自己近年来的自然摄影记录，发现在2022年的1月上旬，我曾在海曙区横街镇的山村里见过多种蝴蝶。

那天晴朗无云，午后很温暖，我独自走在洒满阳光的林间小路上。忽然，一只小小的褐色灰蝶从我脚边飞过，停在落叶堆里，与环境完全融为一体。若我不是一直盯着它，当它停歇的时候，是不大可能找到它的。我蹲下身来拍摄，看到小家伙的翅膀已破损不堪，简直可以说“衣衫褴褛”；不过，当它把双翅平展时，翅膀正面的蓝紫色斑纹却又是那么靓丽。原来，那是一只齿翅娆灰蝶。

回到村中，一眼看到，有只美眼蛱蝶在民居前飞舞。不久，它停在了堆在屋檐下的枯枝（村民家的柴火）上，平展双翅，静静地晒太阳。这只美眼蛱蝶的翅膀完好无损，外表十分光鲜。其翅膀正面具有两对“炯炯有神”的大型眼斑，估计可以吓退企图捕食的小鸟。

后来，它飞进了枯枝堆的空隙中，然后把翅膀竖了起来，就此一动不动。此时，它已完全化身为一枚枯叶，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它飞进去，我想我是绝对不会发现这里藏着一只蝴蝶。这就是美眼蛱蝶的“隐身”绝技。

美眼蛱蝶分夏型与秋型（也叫高温型与低温型），在不同季节，其翅膀反面的斑纹不一样：春夏时节，翅膀反面也有眼斑；而天冷的时候会换上“秋冬装”，翅膀反面无眼斑，而是拟态枯叶，“叶脉”“叶柄”俱全，故很容易与环境融为一体。



美眼蛱蝶(翅膀正面)。

2

能以成虫越冬的蝴蝶

在宁波有记录的220多种蝴蝶中，绝大多数种类是以卵、蛹或幼虫的形式越冬的。能以成虫越冬的蝴蝶并不多。除上文介绍的以外，还有黄钩蛱蝶、大红蛱蝶、琉璃蛱蝶、朴喙蝶等。下面也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。

黄钩蛱蝶是宁波乃至全国最常见的蝴蝶之一。本种也分夏型与秋型：夏型翅膀背面黄色，腹面是较浅的黄褐色，密布类似大理石的细纹；秋型翅膀边缘的“钩、齿”显得更加尖锐，翅膀正面黄色偏红，反面深褐色，如枯叶。

大红蛱蝶与琉璃蛱蝶也是国内广布的常见蛱蝶。前者以其前翅有一条较宽的橘红色横带而得其名，成虫常年可见，在杂草、落叶下等处越冬。

琉璃蛱蝶的翅膀背面黑褐色，有一条贯穿前后翅的蓝色宽带，形成一个V形；翅膀腹面斑纹杂乱，以黑褐色为主，很像一片树皮——这可能跟这种蝴蝶常停在树干上吸食渗出的树液有关，可起到伪装作用。

朴喙蝶在国内分布也较广，但相对少见。这种蝴蝶的下唇须特别发达，向前明显凸出，其长度约为头部的两倍，状如鸟喙，故名喙蝶。喙蝶是非常古老的蝶种，化石表明，早在2亿年前就已经有了与现代朴喙蝶非常相似的蝴蝶。

朴喙蝶的双翅背面底色为深褐色或黑色，有显著橙色条纹斑，前翅顶角呈钩状，后翅腹面则拟态枯叶。朴喙蝶不访花，喜在溪边、路边吸水或矿物质，遇到危险常迅速躲在枯叶旁或树林内。由于其寿命很长，可达10个月左右，因此又被称为长寿蝶。

在宁波，也有一些蝴蝶也接近全年可见，如菜粉蝶、北黄粉蝶等。但我不能确认，这是因为它们确实能以成虫形态越冬，还是因为有的个体羽化（这里指由蛹变为成虫）得特别早。

确实，有的蝴蝶的羽化时间非常早。2021年2月中旬，我到海曙区龙观乡的高山上观察植物，曾见到一只蝴蝶停在一根枯枝上一动不动。它的翅膀的反面是很浅的黄色，具有明显的黑色脉纹，但双翅皱巴巴的，似乎打不开。这是一只黑纹粉蝶，它本该是一年中最早化为成虫的蝴蝶之一，但可惜由于蛹的畸形导致羽化失败，翅膀无法展开。

①朴喙蝶(翅膀正面)。

②熊蜂在柃木属植物的花上采蜜。

③单叶铁线莲吸引了同样耐寒的熊蜂过来访花。

④黄钩蛱蝶(翅膀正面)。

3

耐寒的熊蜂

除了蝴蝶，能在寒冬里引起我关注的昆虫成虫确实不多——但熊蜂绝对是一个例外。熊蜂是蜜蜂科熊蜂属昆虫的统称，因它们身体壮硕而多毛，体态似熊而得名。

相比于普通蜜蜂，熊蜂的耐寒能力非常突出。在中国北方，熊蜂种类明显多于南方。当然，若不讨论具体种类的话，熊蜂在宁波也是常见昆虫。平时，我见到熊蜂，也常不以为意，但有几次在冬天拍花的时候，熊蜂却真的让我称奇了。

2022年2月，我曾多次去四明山里拍摄单叶铁线莲。这种被花友昵称为“单叶铁”的植物绝对是本地野花中“奇葩”，其花期跟梅花差不多，乃是在寒冷的1月下旬至2月进入盛花期，故得俗名“雪里开”。

第一次去，我进入深山，在溪流边找到了盛开的“单叶铁”。它的小花长得非常别致，恰似一串洁白、清丽的小小风铃，且具有沁人心脾的芳香。那天就发现有熊蜂在花旁转悠、采蜜。

第二次去，是在一场小雪之后，气温比上一次低了很多。我共看到3只熊蜂，一只十分灵巧，一转眼就飞走了；而另两只却像冻僵了似的，长时间吊在花朵下一动不动。当时，我真以为它们是被冻死了，后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用独脚架轻轻碰了一下其中一只，才确认它是活的，但它竟没有飞走，令人不解。

事后，我请教了朋友，方知熊蜂的“假死”其实也是一种自我防护机制。当气温太低时，它便暂时“晕厥”过去，让自己长时间保持不动；只要气温一回升，它就可以“满血复活”。

2023年2月中旬，我到奉化的商量岗景区看植物，后来走到黄泥浆岗（海拔976米，奉化第一高峰，宁波第二高峰）附近，由于那里海拔较高，气温比平原地区低很多，除了柃木外，开花植物极少。然而，在如此高寒之地，竟依旧有不少熊蜂在访花，令人惊讶。